

新

齊

諧

新齋諧卷六

隨園戲編

猪道人卽鄭鄮

明季華山寺中養一猪年代甚久毛盡脫落能持齋不食穢物聞誦經聲則叩首作頂禮狀合寺僧以道人呼之一夕老病將死寺中住持湛一和尚者素有道行將往他處說法召其徒謂曰猪道人若死必碎割之分其肉啖寺鄰衆僧雖諾之而心以爲非已而猪死乃私埋之湛一歸問猪死作何處分衆僧以實告且曰佛法戒殺故某等已埋葬之湛一大驚卽往埋猪處以杖擊地

突曰吾負汝吾負汝衆僧問故曰三十年後某村有一
清貴官無辜而受極刑者卽此猪也猪前生係宰官有
負心事知惡劫難逃托生爲畜來求超度我故立意以
刀解法厭勝之不意爲汝輩庸流所誤然此一大數無
河挽回也崇禎間某村翰林鄭鄂素行端方在東林黨
籍中爲其舅吳某誣其杖母事凌遲處死天下冤之其
時湛一業已圓寂衆方服其通因果也

徐先生

宿松石贊臣家饒于財兄弟數人資各數萬宿俗富饒
之家每日必設一家常飯置外廳堂不拘來客皆就食

焉號曰燕坐忽有徐姓者清瘦微鬚亦來就食指門外
青山曰君等曾見過山跳乎曰未也徐以手指三撮山
泉三躍衆人大奇之呼爲先生先生謂贊臣曰君等家
資雖富能煉丹可加十倍羣兄弟惑其言置爐設竈各
出銀母數千以求子金二房弟婦某氏素黑暗置銅於
銀母中不與先生見亡何炭熾風雷起於屋上劈碎瓦
數片先生罵曰此必有假銀攙雜至干鬼神怒詢之果
然合家駭服先生置銅盤於空中呼曰丹來盤中鏗然
一錠墜下連呼之鏗鏗之聲不已大錠小錠齊落于盤
先生曰煉大丹在深山中人迹不到之所可致千萬盞

我往江西廬山乎石氏兄弟愈喜卽載銀數萬隨先生往未半途先生上岸去矣夜率大盜數十明火執杖劫取銀曰毋怖我雖盜魁然頗有良心念汝等俱養我甚誠當留下千金俾汝等還鄉於是石氏兄弟以全數與之惘惘然歸十年後安慶按察使衙門役吏差人來召贊臣曰獄有大盜徐某請君相見贊臣不得已往果見先生先生曰我劫數已盡死亦何辭但念我數年交誼爲葬其遺骸脫手上金釧四隻與贊臣爲棺費且曰我大限在七月一日未時汝可來送至期贊臣往山曹見先生反接待斬忽勝下出一小兒作先生音曰看

殺我看殺我須與頭落小兒亦不見其時梟使爲朝廷
圭滿洲正藍旗人

秦毛人

湖廣鄖陽房縣有房山高險幽遠四面石洞如房多毛
人長丈餘遍體生毛往往出山食人雞犬拒之者必遭
攬搏以鎗砲擊之鉛子皆落地不能傷相傳制之之法
只須以手合拍叫曰築長城築長城則毛人倉皇逃去
余有世好張君名敵者曾官其地試之果然土人曰秦
時築長城人避入山中歲久不死遂成此怪見人必問
孰修完否以故知其所怯而嚇之數千年後猶畏秦法

可想見始皇之威

獾

房山有獾獸好食銅鐵而不傷人凡民間犁鋤刀斧之類見則涎流食之如腐城門上所包鐵皮盡爲所啖

人同

喀爾喀有獸似猴非猴中國人呼爲人同番人呼爲噶里往往窺探穹廬乞人飲食或乞取小刃烟具之屬被入呼喝卽棄而走有某將軍畜養之喚使莖豆樵汲等事頗能服役居一年將軍任滿歸人同立馬前泪下如雨相從十餘里麾之不去將軍曰汝之不能從我至中

國猶我之不能從汝居此土也汝送我可止矣人同悲
鳴而去猶屢回頭仰視云

人蝦

國初有前明逸老某欲殉難而不肯死于刀繩水火念
藥死莫如信陵君以醇酒婦人自戕傲而爲之多娶姬
妾終日荒淫如是數年卒不得死但弩脈斷矣頭彎背
駝僂僕如熟蝦匍匐而行人戲呼之曰人蝦如是者二
十餘年八十四歲方死王子堅先生言幼時猶見此翁

鴨變

江西高安縣僮楊貴年十九微有姿性柔和有狎之者

都無所拒一日夏間浴于池中忽一雄鴨飛起嚙其鬢
而以尾撲之作拙盪狀擊之不去須臾死矣尾後拖下
肉莖一縷臊水涓涓然合署人大笑呼楊爲鴨嬖

貞鳳精

無錫華生美風姿家住水溝頭密邇 聖廟廟前有橋
甚濶多爲遊人憩息夏日生上橋納涼日將夕步入學
宮見間道側一小門有女徘徊戶下生心動試前乞火
女笑而與之亦以目相注生更欲進詞而女已闔扉遂
記門徑而出次日再往女已在門相待生叩姓氏知爲
學中門斗女且曰妾舍逼隘不避耳目卿家咫尺但得

靜僻一室妾當夜分相就卿明夕可待我于門生喜無
歸誑婦以畏暑宜獨寢灑掃外室潛候于門女果夜來
攜手入室生喜過望自是每夕必至數月後生漸羸弱
父母潛窺寢處見生與女並坐嬉笑亟排闥入寂然無
人乃嚴詰生生備道始末父母大駭借生赴學宮踪跡
絕無向時門徑遍訪門斗中亦並無有女者其知爲妖
乃廣延僧道請符籙一無所效其父研硃砂與生曰俟
其來時潛印女身便可踪跡生俟女睡以硃砂散置髮
上而女不知次日父母偕入聖廟遍尋絕無影響忽
聞鄰婦語小兒曰甫換新庫又染猩紅從何處染來耶

其父聞而異之往視小兒禱上盡硃砂因究兒所自曰
適騎學宮前負碑龜首不覺染此往視肩扇之首硃砂
在焉乃啟學官碎碑下龜首石片有血絲腹中得小
石如卵堅光若鏡錘之不碎遠投太湖自是女不復來
閱半月女忽直入寢所嘗生曰我何負卿竟碎我身體
然我亦不憊也卿父母所慮者爲卿病耳今已乞得仙
宮靈藥服之當無恙出葦葉數莖強生食其味香甘且
云前者居處相近可朝夕往返今稍遠便當長住此矣
自是白晝見形惟不飲食家人大小咸得見之生妻大
驚女笑而不答每夕生妻擁生坐牀不令女上女亦不

強但一就枕妻即惛惛長睡不知所爲而女獨與生寢
生服靈藥後精神頗好絕不似曩時孱弱父母無奈姑
聽之如是年餘一日生偶行街市有一疥道人熟視生
曰君妖氣過重不實言死期近矣生以實告疥道人邀
入茶肆取背上葫蘆傾酒飲之出黃紙二符授生曰汝
持歸一貼寢門一貼牀上母令女知彼緣尚未絕俟八
月十五夜吾當來相見時六月中旬也生歸如約貼符
女至門驚却大諾曰何又薄情若此然吾豈懼此哉訶
亂厲而終不敢入良久大笑曰我有夢語告君憇君自
擇君且啟符如其言乃入告生曰郎君貌美妾愛君道

人亦愛君妾愛君想君爲夫道人愛君想君爲龍陽耳
二者郎君擇焉生大悟遂相愛如初至中秋望夕生方
與文並坐看月忽聞喚名聲見一人露半身于短牆外
迫視之疥道人也拉生告曰妖緣將盡特來爲汝驅除
生意不欲道人曰妖以穢言謗我我亦知之以此愈不
饒他書一符曰速去擒來生方逡巡適家人出遇將符
送至妻所妻大喜持符向女女戰慄作噤乃縛女手璫
之以行女泣謂生曰早知緣盡當去因一點痴情淹留
受禍但數年恩愛卿所深知今當永訣乞置我于牆陰
勿令月光照我或冀須臾緩死卿能見憐否生固不忍

絕之也乃擁女至墻陰手解其縛女奮身躍起化一片黑雲平地飛升道人亦長嘯一聲向東南騰空追去不知所往

陰間中秋官不辦事

羅之芳湖北荊州府監利縣舉人辛未會試有福建浦城縣李姓者來拜曰足下今科必中但恐未能館選羅詢其故李不肯說云俟驗後再說榜發果中進士竟未館選乃往問之據云前得一夢夢足下將爲浦城縣老父臺故來相訪羅還家選期尙早乃就館某氏曰道將來選官必得浦城矣不料處館三年一病而歿家中亦

不知李所說夢中事也又一年後八月十五日家中請
仙乩盤大書我係羅之芳今回來了合家不信乩上書
你等若不信有蠅螭灣田契一紙我當年因歿于館中
未得清付家中尙記得夾在禮記某篇內爾等現在與
田鄰構訟可查出呈驗則四至分明訟事可息家人當
卽檢查果得此契于是合家痛哭乩上亦寫數十哭字
問現在何處乩寫做浦城縣城隍且云陰間比陽間公
事更忙一刻不暇惟中秋一日例不辦事然必月郎風
清英魂方能行遠今適逢此夕故得閒回家一走若平
常日子便不得暇回來了又吩咐家人庭外草木不得

搖動我帶回鬼吏鬼卒百十餘人皆依草附木而棲鬼
性畏風若無所憑藉被風一吹便不知飄泊何處豈不
是我做城隍的反害了他們麼此盤書畢又做長賦一
篇乃去

縛山魃

湖州孫叶飛先生掌教雲南素豪于飲中秋夕招諸生
飲于樂志堂月色大明忽几上有聲如大石崩壓之狀
正愕視間門外有怪頭戴紅緯帽黑瘦如猴頸下綠毛
茸茸然以一足跳躍而至見諸客方飲大笑去聲如裂
竹人皆指爲山魃不敢近前伺其所往則闖入右首廚

房廚者醉臥牀上山魃揭帳視之又笑不止衆大呼厨
人驚醒見怪卽持木棍毆擊山魃亦伸臂作攫搏狀厨
夫素勇手抱怪腰同滾地上衆人各持刀棍來助斫之
不入棍擊良久漸漸縮小面目模糊變一肉團乃以繩
綑于柱擬天明將投之江至鷄鳴時又復儿上有極大
聲響急往視之怪已不見地上遺緯帽一頂乃書院生
徒朱某之物方知院中秀才往往失帽皆此怪所竊而
此怪好戴緯帽亦不可解

門夾鬼腿

尹月恒住杭州艮山門外自沙河灘歸懷菱半斤路經

鉢孟憚人稀地曠有義塚數堆覺懷內輕鬆探所買菱
已失去矣因轉身尋至義塚見菱肉剖碎並聚塚尖尹
復拾至懷內踉蹌歸家食未竟而病大作喊云吾等不
嘗菱肉久矣欲借以解宿饑汝必盡數取回何吝嗇若
是今吾等至汝家非飽食不去其家懼卽供飯爲主人
贖罪杭俗例凡送鬼者前人送出門後人把門閉其家
循此例閉門過急尹復大聲云汝請客當恭敬今吾等
猶未走而汝門驟閉夾壞我腿痛苦難禁非再大烹請
我則吾永不出汝門矣因復祈禳尹病稍安然旋好旋
發不脫體卒以此亡

祭雷文

黃湘舟云渠用鄰某有子生十五歲被雷震死其父作文祭雷云雷之神誰敢侮雷之擊誰敢阻雖然我有一言問雷祖說是吾兒今生孽我兒今年才十五說是我兒前生孽何不使他今世不出土雷公雷公作何語祭畢寫其文于黃紙焚之忽又霹靂一聲其子活矣

王介眉侍讀是習鑿齒後身

吾鄉孝廉王介眉名延年同薦博學鴻詞少嘗夢至一室秘書古器益然橫陳榻坐一叟短身白鬚見客不起亦不言又有一人顧而嘿揖介眉而言曰余漢之陳壽

也作三國志黜劉帝魏竇出無心不料後人以爲口實
指榻上人曰賴此彥威先生以漢晉春秋正之汝乃先
生之後身聞方撰歷代編年紀事夙恨在此須勉而成
之言訖手授一卷書俾題六絕句而寤寤後僅記二句
曰慚無晉漢春秋筆敢道前身是彥威後介眉年八十
餘進呈所撰編年紀事得 賜翰林侍讀

周若虛

慈溪周若虛久困場屋在城外謝家店教讀四十餘年
凡村內長幼靡不受業 日晚膳後在館獨坐有學生
馮某向前作揖邀若虛至家有要事相懇言畢告別辭

色之間甚覺慘惋若虛憶馮某已死所見者係鬼不覺大驚卽詣其家馮之父夢蘭在門外竚立見某卽挽留小飲若虛亦不道其所以閒話家常不覺漏下三鼓不能回家夢蘭留宿樓上在中間設榻間壁卽馮某之妻王氏住房隱隱似有哭聲若虛秉燭不寐見樓梯上有青衣婦人屢屢伸頭窺探始露半面繼現全身若虛呵問何人其婦厲聲曰周先生此時應該睡矣若虛曰我睡與不睡與汝何干婦曰我是何人與先生何于卽披髮瀝血持繩奔犯若虛驚駭欲倒忽背後有人用手扶持曰先生休怕學生在此保護諦視之卽已故之馮生

也隨亦不見若虛喊叫其父夢蘭持燭上樓若虛具道所見夢蘭卽叫媳婦王氏開門杳無聲息抉門入則身已懸梁上矣若虛協同解救迺時始蘇因午前王氏與小姑爭鬪被翁貴罵短見輕生惡鬼乘機而至其夫在泉下知之故求援于若虛

葛道人以風洗手

葛道人者杭州仁和人素小康性好道年五十外分家貲半以與子而挾其半以遊過錢唐江將取道入天台山路遇一叟拱手曰子有道骨盍學道葛與談甚悅叟曰某福建人也明習天文曾官于欽天監辭官歸二

十年矣子如不棄明春當候子于家寫居址與之葛次年如期往訪不遇悵悵欲回晚入旅店又見一道士貌偉神清終夕不發一語葛就而與談自陳爲訪仙故來道士曰子果有志吾薦子入廬山見吾師兄雲林先生可以爲子師葛求薦書而往行深山中十餘日不見踪跡心竊疑之一日見山洞中坐一老人以手招風作盥沐狀葛異之因陳道人書拜于座下老人曰汝來太早矣尙有人聞未了緣三十年吾且與汝經一卷法寶一件汝出山誦經守寶以濟世人三十年後再入山吾傳汝道可也葛問以手招風何爲曰修神仙術成者食不

用火沐不用水招風所以洗手也因導葛出山行未半日已至南昌大路矣至今葛道人學其術能治鬼服妖所謂法寶者乃一鵝子石有縫頗似人眼有光芒能自動閃閃如交睫然葛亦不輕以示人也

沈姓妻

杭城有沈姓者住運司署前與葛道人善其長子旭初妻有娠詢道人說男女道人命取水一碗來沈與水盥几上道人默念咒語數通側耳聽片時蹙額曰奈何奈何沈驚問故曰汝妻不久有難恐傷性命不服問男女也沈雖素知道人靈異然其妻甚健疑信參半未幾沈

妻持燈上樓，忽大聲呼痛，其翁姑與其夫急走視之，已臥牀，顛撲面作笑容曰：「今日乃洩我恨，其聲若紹興人沈夫妻環叩之，答曰：我自報冤，不干汝事。」沈急命次子某往求道人，道人至，取米一碗，口作咒語，手撮米擊病者，病者作畏懼狀曰：「我奉符命報冤，道人勿打道人。」曰：「汝有何冤病者？」答曰：「予山陰人也，此女前生乃予鄰家婦，予時四歲，偶戲其家，碎其碗，伊詈我，母與私夫某往來，故生此惡兒，予訴之母，母恐我泄其事，撻予至死，是致予死者，此婦也。我仇之久矣。今始尋着道人，告沈曰：報冤索命事，都是東嶽掌管，必須訴于嶽帝，允救方可。」

以法治否則難救沈清晨赴法華山嶽帝廟默訴其事
占得上籤歸告道人其時婦胎已墮道人嫌不潔不
肯入房沈合家哭求道人乃詣榻前書召彩雲符一紙
問好看否病婦答曰好道人曰何不出觀應曰諾道人
卽捏訣向空一捉曰得矣馳下樓去病人昏迷若醒曰
我爲何遍身痛極腹甚飢左右與之食安未半刻又作
哭聲曰汝攜我孫去我在此亦能索汝命言畢顛狂如
故口中作聲甚雜皆杌音內有一鬼云我輩皆張老頭
兒邀來你家若肯齋薦我等卽去沈逸僧作道場衆聲
稱謝不已忽又作張老者聲云我是正客如何反輕我

諸人顰頭皆是菜心我獨豆沙多而菜心少沈視所設
張老位前果如所言乃換與之求其去終不肯復請道
人來道人授爨枝一束曰吵則打之沈持入向病人作
欲打勢婦哀鳴曰勿打我去我去道人立門外預設一
壑向空罵曰速入此中用符一紙封其口攜去沈婦從
此愈矣半年後有人遇道人于理安寺見衆僧扛道人
行空室中七晝夜不着土木口吐黑汁數升汚沾衣色
如血告人曰我以童真之身污產婦穢氣幸衆長老超
度不然幾墮落矣

怪弄爆竹自焚

紹興民家有樓終年鏽閉一日有遠客來求宿主人曰
宅東有樓君敢居乎客問故曰此樓素積蠹重二僕居
之夜半聞叫號聲往視之見二僕顏色如土戰慄不能
言少頃云我二人甫睡尙未滅燭見一物長尺許如人
間石敢當狀至榻前褰帷欲上我等駭極不覺大呼狂
奔而下所見如此自是莫敢有樓居者客聞笑曰僕請
身試之主人不能挽爲滌塵土列几席而下榻焉客登
樓燃燭佩劍以侍漏三下有聲索索自室北隅起凝睇
窺之見一怪如主人所言狀跳而登座翻閱客之書卷
良久復啟其篋陳物几上一一審視篋內有徽州炮竹

數枚怪持向燈前把玩良久燭花飛落藥線上轟然一聲響如霹靂此怪唧唧滾地遂沒不見心大異之虞其復來待至漏盡竟匿跡銷聲矣晨起告主人互相驚訝至夜各仍宿樓上查無所見此後樓中怪絕

喀雄

喀雄者姓楊父作守備早亡表叔周某作副將鎮河州憐其孤撫養之周有女年相若見雄少年聰秀頗愛之時與飲食周家法甚嚴卒無他事有務子者亦周戚也直宿晝寢夏日雄苦熱徘徊月下見周女冉冉而至遂與成歡次日入內見女曉粧雄目之而笑女亦笑迎之

自後無日不至務子聞其房中笑語疑而窺之見雄與周女相狎而心大妬密白周公周入宅讓其夫人夫人曰女兒夜夜與我同牀焉有此事周終以爲疑借他事杖雄而遣之雄無所依棲身蘭州古寺中一日者女忽至帶來輜重甚富雄驚且喜問從何來曰與我叔父同來蓋周公之弟名錡者亦武官也方陞蘭州守備雄深信不疑與女居半月揚揚如富人叔到任後遇諸塗喜曰姪在此乎曰然叔策馬登其堂姪婦出拜乃周女也大驚問故雄具言之錡曰予來時不聞署中失女事豈吾兄諱之耶居數日借公事回河州備述其事周大駭

曰吾女宛然在室頃且同飯那有此事或者其狐仙所
冒托耶夫人曰與其使狐狸冒托我女之名玷我閨門
不如竟以真女妻之看渠如何周兄弟二人大以爲然
卽招雄歸成親合卺之夕西寧之女先已在房雄茫然
不知所措女笑而謂之曰何事張皇兒狐也實爲報德
而來令祖作將軍時嘗獵于土門關兒貫矢被擒令祖
拔矢縱之屢欲報恩無從下手近知郎愛周女而不得
故來作冰人以償汝願亦因子與周女有夙緣不然兒
亦不能爲力也今媒已成兒去矣倏然不見

乾隆甲子江南鄉試常熟程生年四十許頭場已入號
矣夜忽驚叫似得瘋病者同號生憐而問之俯首不答
日未午卽收拾考藍投白卷求出同號生不解其意牽
裾強問之曰我有虧心事發覺矣我年未三十時館某
搢紳家弟子四人皆主人之子姪也有柳生者年十九
貌美余心慕欲私之不得其間適清明節諸生俱歸家
掃墓惟柳生與余相對余挑以詩曰繡被憑誰寢相逢
自有因亭亭臨玉樹可許鳳棲身柳見之臉紅團而囁
之余以爲可動矣遂強以酒俟其醉而私焉五更柳醒
知已被污大慟余勸慰之沉沉睡去天明則柳已縊死

牀上矣家人不知其故余不敢言飲泣而已不料昨進
號見柳生先坐號中旁一皂隸將我與柳齊牽至陰司
處有官府坐堂上柳訴良久余亦認罪神判曰例載雜
姦者照以穢物入人口例杖一百汝爲人師而居心
淫邪應加一等治罪汝命該兩榜且有祿籍今盡削去
柳生爭曰渠應抵命杖太輕陰官笑曰汝雖死終非程
所殺也倘程因汝不從而竟殺汝將何罪以抵之且汝
身爲男子上有老母此身關係甚大何得學婦女之見
羞忿輕生易稱窺覷女貞亦可醜也從古朝廷旌烈女
不旌貞童聖人立法之意汝獨不三思耶柳聞之大悔

兩手自搏淚如雨下神笑曰念汝迂拘着發往山西將善人家作節婦替他護手闔門享受旌表判畢將我杖三十放還魂依然在號中現在下身痛楚不能作文就作文亦終不中也不去何爲遂呻吟頽唐而去

怪風

涼州大靖營有松山者在沙磧中古戰場也將軍塔思哈因公領兵過其處白草黃雲一望無際忽見一山高千仞中有火星萬點蔽日而來聲若雷霆人馬失色哈大驚謂是山移俄而漸近不及迴避乃同下馬閉目據地互相抱持噴之天地如罌人人滾地馬亦翻倒良久

始定磨下三十六人滿面皆血石子嵌入面皮深者半寸回望高山已在數十里之外日暮抵大靖營告總兵馬成龍馬笑曰此風怪非山移也若山移公等死矣此等風塞外至冬常常有之不傷性命但公等爲沙石所擊從此盡成麻面年貌冊又須另造矣

孝女

京師崇文門外花兒市居民皆以製通草花爲業有幼女奉老父居亦以製花生活父久病不起女忘暇廢履明慰暗憂適有鄰媪糾衆婦女往了髻山進香者女因問進香可能療父病否媪曰誠心祈禱靈應加響女曰

此間去山道里幾何曰百餘里曰一里幾何媼曰二百
五十步女謹記之每夜靜久寢持香一炷自計步數里
數繞院叩頭默祝身爲女子不能朝山之故如是者半
月有餘向例了巒山奉祀碧霞元君凡王公搢紳每至
四月無不進香以雞鳴時卽上殿拈香者爲頭香頭香
必待大富貴家庶人無敢僭越時有太監張某往進頭
香甫闕殿門已有香在爐中張怒責廟主廟主曰殿不
曾開不識此香何由得上張曰旣往不咎明日當來上
頭香汝可待我毋許別人先入廟主唯唯次日始回更
張已至至則爐中香已宛然一女子方禮拜伏地聞入

聲候不見張曰豈有神聖之前鬼怪敢公然出現者此必有因坐二山門外聚香客而告之並詳迹所見容態服飾一媪聽良久曰據君所見乃吾鄰女某也因說其在家救父禮拜之事張嘆曰此孝女神感也進香畢卽策馬至女家厚賜之認爲義女父病旋愈因太監周卹故家漸溫飽女嫁大興張氏爲富商妻

老嫗變狼

廣東崖州農民孫姓者家有母年七十餘忽兩臂生毛漸至腹背再至手掌皆長寸餘身漸羸瘦尻後尾生一目仆地化作白狼衝門而去家人無奈何聽其所之每

隔一月或半月必還家視其子孫照常飲啖鄰里惡之
欲持刀箭殺之其子姑乃買豚蹄俟其再至囑曰婆婆
享此以後不必再來我輩兒孫深知婆婆思家無惡意
彼鄰居人那能知道倘以刀箭相傷則做兒媳者心上
如何忍得言畢狼哀號良久環視各處然後走出自後
竟不來矣。

義犬附魂

京中常公子某少年貌美愛一大名花兒出則相隨春
日豐臺看花歸遲人散遇三惡少方坐地盡飲見公子
美以邪語調之初而牽衣繼而親嘴公子羞沮遮攔力

不能拒花兒咆哮奮前咬噬惡少怒取巨石擊之中花
兒之頭腦漿迸裂死于樹下惡少無息遂解帶縛公子
手足剝去下衣兩惡少踏其背一惡少褪褲按其臀將
淫之忽有獺狗從樹林中突出背後咬其腎囊兩子齊
落血流滿地兩惡少大駭擁傷者歸隨後有行人過解
公子縛以下衣與之始得歸家心感花兒之義次日往
收其骨爲之立塚夜夢花兒來作人語曰犬受主人恩
正欲圖報而被凶人打死一靈不昧附魂于豆腐店獺
狗身上終殺此賊犬雖死犬心安矣言畢哀號而去公
子明日訪至賣腐家果有獺狗店主云此狗奄奄旣病

且老從不咬人昨日歸家滿口是血不解何故遣人訪之惡少到家死矣

白虹精

浙江唐西鎮丁水橋篙工馬南箴博小舟夜行有老婦攜女呼渡舟中客拒之篙工曰黑夜婦女無歸渡之亦陰德事老婦攜女應聲上坐艙中嘿無言時當孟秋斗柄西指老婦指而顧其女笑曰猪郎又手指西方矣好趨風氣若是乎女曰非也七郎君有所不得已也若不隨時爲轉移慮世間人不識春秋耳舟客怪其語瞠愕相顧婦與女夷然絕不介意舟近北關門天已明老婦

山囊中黃豆升許謝篙工并解麻布一方與之包豆曰
我姓白住西天門汝他日欲見我但以足踏麻布上便
升天而行至我家矣言訖不見篙工以爲妖撒豆于野
歸至家捲其袖猶存數豆皆黃金也悔曰得毋仙乎急
奔至棄豆處迹之豆不見而麻布猶存以足躡之冉冉
雲生便覺輕舉見人民村郭歷歷從脚下經過至一處
瓊宮絳宇小青衣侍戶外曰郎果至矣入扶老婦人出
曰吾與汝有宿緣小女欲侍君子篙工謙讓非耦婦人
曰耦亦何常之有緣之所在卽耦也我呼渡時緣從我
生汝肯渡時緣從汝起言未畢笙歌酒肴婚禮已備蓋

工居月餘雖恩好甚隆而未免思家謀之女教仍以足躡布可乘雲歸篙工如其言竟歸下木橋鄉里聚觀不信其從天而下也嗣後屢往屢還俱以一布爲車馬篙工之父母惡之私焚其布異香累月不散然往來從此絕矣或曰姓白者白虹精也

吟秋江

乾隆十年鎮江程姓者抱布爲業夜從象山歸過山廓荒塚嶭嶭有小兒從草中出牽其衣程知爲鬼呵之不去未幾又一小兒出執其手前小兒牽其西西皆牆也牆上簇簇然黑影成羣以泥擲之後小兒牽往東東亦

牆也牆上啾啾然見聲成羣以沙撒之程無可柰何聽其牽曳東鬼西鬼始而嘲笑既而喧爭程不勝其苦仆于泥中自分必死忽羣鬼呼曰冷相公至矣此人讀書迂齷可憎須避之果見一丈夫雌肩昂背高步澗視持大扇擊手作拍板口唱大江東于于然來羣鬼盡散其人俯視程笑曰汝爲邪鬼弄耶吾救汝汝可隨吾而行程起從之其人高唱不絕行數里天漸明謂程曰近汝家矣吾去矣程叩謝問姓名曰吾令秋江也住東門十字街程還家口鼻竅青泥俱滿家人爲薰沐畢卽往東門謝冷姓者杳無其人至十字街問左右鄰曰今姓有

祠堂其中供一木主名嶠乃順治初年秀才秋江者其號也

釘鬼脫逃

句容捕者殷乾捕賊有名每夜伺人于陰僻處將往一村有持繩索者貿貿然急奔衝突其背殷私憶此必盜也尾之至一家則踰垣入矣殷又私憶捕之不如伺之捕之不過獻官未必獲賞伺其出而劫之必得重利俄聞隱隱然有婦女哭聲殷疑之亦踰垣人見一婦梳粧對鏡梁上有蓬頭者以繩鈎之殷知此乃縊死鬼求代耳大呼破窗入鄰佑驚集殷具道所以果見婦懸于梁

乃救起之婦之公姑咸來致謝且酒爲款散後從原路歸天猶未明青簌簌有聲回顧則持繩鬼也罵曰我自取婦于汝何事而破我法以雙手搏之殷膽素壯與之對搏拳所着處冷且腥天漸明持繩者力漸憊殷愈奮勇抱持不釋路有過者見殷抱一朽木口喃喃大罵上前諦視殷恍如夢醒而朽木亦墜地矣殷怒曰鬼附此木我不赦木取釘釘之庭柱每夜聞哀泣聲不勝痛楚遍數夕有來其語者慰唁者代乞恩者啾啾然聲如小兒殷皆不理中有一鬼曰幸主人以釘釘汝若以繩縛汝則汝愈苦矣羣鬼噪曰勿言勿言恐洩漏機關被殷

學乖次日殷以繩易釘如其法至夕不聞鬼泣聲明日
視朽木竟遁去

櫻桃鬼

熊太史本儉居京師之半截衲衲與莊編修令與居相
鄰每夜置酒互相過從八月十二日夜莊具酒飲熊賓
主其坐忽桐城相公遣人來招莊去熊知其卽歸獨酌
待之自斟一杯置几上未及飲杯已空矣初猶疑已之
忘之也又斟一杯伺之見有巨手藍色從几下伸出探
杯熊起立藍手者亦起立其人頭目面髮無一不藍熊
大呼兩家奴悉至燭照無一物莊歸聞之戲熊曰君敢

宿此乎熊年少氣豪卽命僮取被枕置榻上而摩僮出
獨持一劍坐劍者大將軍年羹堯所贈平青海血人無
算者也時秋風怒號斜月冷照榻施綠紗帳空明澄徹
街鼓鳴三更心怯此怪終不能寐忽几上鏗然擲一酒
杯再鏗然擲一酒杯熊笑曰偷酒者來矣俄而一腿自
東窗進一目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一腿自西窗進一目
一耳一手半鼻半口似將人身當中分踞作兩半者皆
作藍色俄合爲一聯聯然怒睨帳中冷氣漸逼帳忽自
開熊起拔劍斫之中鬼臂如着敝絮了無聲響奔窗逃
去熊追至櫻桃樹下而滅次早主人起見窗外有血痕

急來詢問熊告所以乃斬櫻桃樹焚之尙帶酒氣窗外
有司閤奴老矣旣聾且瞽所臥窗榻乃鬼出入經過處
杳無聞見駭聲如雷熊後年登八旬長子巡撫浙江次
子監司湖北常笑謂人曰余以膽氣福氣勝妖終不如
司閤奴之聾且瞽尤勝妖也

鼠噬林西仲

福建耿藩之變廈門司馬林西仲不降被縛入獄西仲
平素畫一小像忽被鼠噬斷其頭環頸一線如刀截者
家人號哭以爲不祥未幾王師破耿出西仲于獄復
其官加遷三級西仲還家家人置酒慶再生是夕聞羣

鼠聲啾啾甚忙扛一物置几上去視之所銜去小像之
頭其持來還西仲也

新齋諧卷七

隨園戲編

尹文端公說二事

乾隆十五年尹文端公總督陝西蘇州顧某者爲綏德州知州貌素豐是年九月顧赴西安求見則疰羸已甚尹公疑其病問之顧跪而請曰某平生讀書從不信鬼神事况敢妄言于大人前耶今且暮將死不敢不告爲身後計本年五月初七日清晨起坐書齋見一人青衣皂帽持帖入曰某官請公會訊備騎在門視其帖同寅湯斌也某卽上馬出城北行三十里至公廨有古衣冠

者迎揖曰所以屈公至者爲欲造姓名冊送上帝須與
公會辨某未答旁一吏跪啟冊草創未就須八月二十
四日方可騰清古衣冠者目皂衣人送某還約至期勿
爽某復上馬行三十里入署見已身僵臥牀上妻子號
泣于旁皂衣者推某身自其口入格格然如不可復合
四肢筋骨五臟之間酸楚莫狀蘇醒後始進米飲自此
部署公私至八月二十四日晨起卽具衣冠訣別幕友
妻子泣囑曰尸勿寒且緩殮至午昏暈類中風者果皂
衣人來引至前處古衣冠者坐堂上列兩几于前如世
間會審狀吏逐名點唱無相識者至第三名卽本州之

皂隸某也第八十五名本州之東房吏某也其餘人眼中雖甚熟悉而不知姓名呼二人到案前問之亦云不知何以到此古衣冠者笑曰公何問耶公永當在此其事自然具曉一切問來當何時曰今年十月初七日公趁此時速歸部署家事可也復拱手別蘇醒如故身之狼狽尤甚于前未幾此縣大疫一吏一役俱以疫亡今已九月死期不遠故來訣別大人尹公慰之再三泣拜去明年正月尹公巡邊過綏德州內幕許孝章者素知其事方留心訪顧而顧仍無恙來謁于轅體充實如故公戲之曰鬼言何以靈于吏役而不靈于汝耶顧叩頭

謝恩亦不解其何故

公督陝時接華陰縣某稟啟去爲觸犯妖神陳情稟死
事卑職三廳前有古槐一株遮房甚黑意欲伐之而邑
中吏役僉曰是樹有神伐之不可某不信伐之并掘其
根根盡見鮮肉一方肉下有畫一幅畫赤身女子橫臥
卑職心惡之焚其畫以肉飼犬是夜覺神魂不寧無病
而憔悴日甚惡聲洶洶目無見而耳有聞自知不久人
世乞大人別委醫藥者來尹公得稟袖之與幕客傳觀
曰此等稟帖作何批發言未畢華陰縣報病故交書至

矣

霹靂脯

海州朱先生康熙間人貌三四十歲或出或隱不知寒暑常曰海州氣象好惜讀書者少耳出遊數年歸語人曰吾家竹垞子殊博雅可與談山陽閻百詩亦後來之秀惜其俱未聞道耳居亡何又語人曰我何罪于天而今日有雷擊我我不得不相抗但恐驚諸君諸君須避之至期雲雨晦冥見犬頭蛛脚自空中下雷乍響而啞矣曠野有血肉一團大如車輪朱指示人曰此關敗霹靂脯也以酒烹之獨坐而嘆又一日雷雨復集朱張口空中吐白絲數百丈盤密如網有火龍騰空而至奮鬣

舒爪于網外終不能入良久入雲去朱嘆曰海濱多怪物不可久居吾將逝矣竟去不知所終人疑爲蜘蛛精也

瘟鬼

乾隆丙子湖州徐翼神之叔岳劉民牧作長洲主簿居前宗伯孫公岳頒賜第翼神歸湖之便訪焉天暑浴于書齋月色微明覺窗外有氣噴入如曉行臭霧中几上雞毛箒盤旋不已徐拍牀喝之見牀上所挂浴布與茶杯飛出窗櫺外窗外有黃楊樹林觸樹碎聲鏗然徐大駭喚家奴出視見黑影一團繞瓦有聲良久始息徐坐

牀上片時箒又動徐起以手握箒非平時故物濕軟如
婦人亂髮惡臭不可近冷氣自手貫臂直達于肩徐強
忍持之牆角有聲如出窰中者初似鸚鵡學語繼似小
兒啼音稱我姓吳名中從洪澤湖來被雷驚故匿于此
求恩人放歸徐問現在吳門大瘟汝得非瘟鬼否曰是
也徐曰是瘟鬼則我愈不放汝以免汝去害人鬼曰避
瘟有方敢獻方以乞恩徐令數藥名而手錄之錄畢不
勝其臭且臂冷不可耐欲放之又懼爲祟家奴在旁各
持罈罐請納箒而封焉徐從之封投太湖所載方雷丸
四兩飛金三十張硃砂三錢明礬一兩大黃四兩水法

字不詳
爲丸每服三錢蘇州太守趙文山求其方以濟人無不
活者

千年仙鶴

湖州菱湖鎮王靜岩家饒于財房室高敞有九思堂廣
可五六畝宴客日暮必聞廳柱下有聲如敲竹片靜岩
惡之對柱祝曰汝鬼耶則三響乃應四聲曰若仙耶則
四響乃應五聲曰若妖耶則五響乃亂應無數有道士
某來設壇用雷簽插入柱下忽家中婢頭墮起痛不可
忍道士撒簽婢痛止間一日婢忽狂呼如傷寒發狂者
召醫視之按脈未畢舉足踢醫傷面血流男子有力者

四五人抱持不能禁王之女初笄聞婢病來視之初入門大驚仆地曰非婢也其面方如牆白色無眼鼻口耳吐舌赤如丹砂長三四尺向人噏張女驚不已遂亡女死而婢愈王百計驅妖有請乩仙者來言仙人草衣翁甚靈可以鎮邪王如其言設香案置盤乩筆剝然有聲穿窗而出于窗紙上大書曰何苦何苦土地受過主人問乩乩言草衣翁因地邪未去遽請仙駕將富方土地神發城隍笞二十矣自後此妖寂然草衣翁與人酬酢甚和所言多驗或請姓名曰我千年仙鶴也偶乘白雲過鄱陽湖見大黑魚吞人予怒而啄之魚傷腦死所吞

人以姓名假我以狀貌付我我今姓陳名芝田草衣者
吾別字也或請見之曰可請期曰在某夜月明時至期
見一道士立空中面白微鬚冠角巾披晉唐服飾良久
如烟散矣

夏太史說三事

高郵夏醴谷先生督學湖南舟過洞庭值大風浪諸船
數千泊岸未發夏性急欲趕到任日期命舵工逆風而
行諸船隨之揚帆至湖心風愈大天地昏冥白浪如山
見水面二短人長尺許面目微黑掠舟指撈似巡邏者
諸船中人俱見之風定日出漸隱去矣

公居督學衙門家丁子弟白日見怪見者必病公夫人
扁閉子弟午後不許至園囑公致祭公不信是夜閱卷
燈下聞哭聲自西來殷殷田田羣響雜沓飛沙打窗如
雨而下公厲聲曰吾已悉爾意明日祭汝可也其聲漸
遠而滅公詰朝尋其聲來之處有破屋一間木主數十
皆前任學臣閱卷幕友卒于署者因爲文具牲牢祭之
此後怪絕

公門生朱仕琇從福建入都至山東荏平道中日暮夜
宿風雨交至遣家人先行覓店停車于三义路口待之
夜二更天地昏黑見遠樹中火光忽上忽下疑爲家人

持火至矣少頃火光漸近大如車輪錯落數十高者至
蒼天低者及馬足大駭以爲必非人燈近視之火光中
有三人掠車而過其中行者富額閃閃有眼朱衣博帶
鬚眉偉然旁侍兒錦衣玉貌扶之而行最前一白鬚老
翁僂偻先驅背有穴孔如碗大火光從此孔出如竈突
洩烟者然見人了無驚異徐步入遠材而沒少頃家人
與店家至云其見之相與詫駭而已

石崇老奴才

康熙間任雨林進士有詩名宰河南鞏縣晝臥書室見
簪花女郎持名紙稱石大夫招飲輿夫盈門俱來迎接

任不覺身隨之行良久至一府閤闔巍然主人戴晉巾
錦襦褌叉手出迎談論風發坐定席設水陸奇珍皆目
所未覩女樂二八舞僂僂然酒酣主人起握任手行至
後園極亭盡花木之勝園後有井水綠色主人手黃金
勺呼左右酌水爲任公解醒任初沾唇覺有辛惡之味
唇爲之焦因辭謝不舉其勺主人強之衆美人伏地勸
請任不得已爲盡之俄而腹痛欲裂呼號求歸主人拱
手曰客果醉矣且暫別再會任倉皇登車痛愈甚從原
路歸過城隍廟城隍神趨出迎詰曰石季倫老奴才又
毒人乎昨作主飲君者晉石崇也崇生時取精多用物

宏誅死時受孫秀屠割血肉狼籍強魂不散為羅刹尊
神誓殺名士三千以洩生平好名之忿吾第十九人君
第二十九人也吾以生平正直誅寃上帝帝不能救封
為城隍神賜藥二丸曰有真名士被害者以此救之君
有文行故在此相救言畢取藥塞任口中任痛遽止頃
刻汗出而寤其原臥之處家人環泣已迷懵二日矣後
修葺縣故城掘地得碑鐫金谷兩大字類索幼安筆法
始知石氏金谷不在今洛陽也

鬼羨貞酒

杭州袁觀爛年四十未婚鄰人女有色袁慕之兩情屬

矣女之父嫌袁貧拒之女思慕成瘵卒袁愈悲悼月夜無以自解持酒尊獨酌見牆角有蓬首人手持繩若有所牽睨而微笑袁疑爲鄰之差役招曰公欲飲乎其人點頭斟一杯與之嗅而不飲曰嫌寒乎其人再點頭熱一杯奉之亦嗅而不飲然屢嗅則面漸赤口大張不能復合袁以酒澆人其口每酒一滴則面一縮盡一壺而身面俱小若嬰兒然癡迷不動牽其繩所縛者鄰氏女也袁大喜具酒馔取蓬首人披而封之畫八卦鎮厭之解女子縛與入室爲夫婦夜有形交接畫則聞聲而已逾年女子喜告曰吾可以生矣且爲君作夫妻矣明日

某村女氣數已盡吾借其尸可活君以爲功兼可得資財作奩費袁翌日往訪某村果有女氣絕方殮父母號哭袁呼曰許爲吾妻吾有藥能使還魂其家大喜許之袁附女耳低語片時女卽躍起合村驚以爲神遂爲合邑女所記憶皆非本家之事逾年漸能曉悉貌較美于前女

李偉

李偉者福建人乾隆庚午貢生赴京鄉試路過儀徵有並舟行者自稱姓王名經河南洛陽縣人赴試京師資費不足求李挈帶李許之同舟言笑甚歡出所作制藝

亦頗清雅惟篇幅稍短耳與其食必撒飯于地每舉碗
但嗅其氣無一粒納喉者李疑而憎之王似解意謝曰
某染腸症致有此累李母相惡既至京師將賃寓所王
長跪請曰公毋畏我非人也乃河南洛陽生員有才學
當板貢爲督學某受賍黜落憤激而亡今將報仇于京
師非公不能帶往入京城時恐城門神阻我需公低聲
三呼我名方能入其所稱督學某卽李之座師李大駭
拒之鬼曰公黨師拒我我行且崇公李無奈何如其言
舍館定卽往謁座主其家方環泣聲達戶外座主出曰
老夫有愛子生十九年矣聰明美貌爲吾宗之秀前夜

忽得瘋疾疾尤奇持刀不殺他人專殺老夫醫者莫名其病柰何李心知其故請曰待門生入視郎君言未畢其子在內笑曰吾愚人至矣吾當謝之然亦不能解我事也李入室握郎君手語移時旁人不解更駭愕都來問李李告之故于是舉家跪李前來爲闢說李謂其子曰君過矣君以被剌之故氣忿身死畢竟非吾師殺君也今若殺其郎君絕其血食殊非以直報怨之道况吾與君有香火情獨不爲我地乎其子語塞頓自曰公語誠是然汝師當日得贓三千豈能安享吾敗之而去足矣手指曰某室有玉瓶價值若干爲我取來至則擲而

碎之又手指曰某箱內有貂裘數領價值若干爲我取
來至則舉火焚之事畢大笑曰吾無恨矣爲汝赦老奴
拱手作去狀其子霍然病已季是年登第行至德州見
王君復至則前驅謁我冠帶尊嚴曰上帝以我報仇甚
直命我爲德州城隍尙有求于吾子者德州城隍爲妖
所憑篡位血食垂二十年我到任時彼必抗拒吾已選
神兵三千與妖決戰公今夜聞刀劍聲切勿諦視恐有
所傷邪不勝正彼目敗去但非公作一碑記曉諭居民
恐四方未必崇奉我也公將來爵祿亦自非凡與公訣
矣言畢拜謝垂泪而去是夜聞城內外兵馬喧然至五

鼓始息李詰朝往城隍廟焚香作記其道士已磨髮相
待云昨夜大王到任托夢貧道教相迎也李爲鑄石立
碑今猶存德州大東門外

王將軍妾

蘇州慕崇士幸河南汲縣未過時館京師任姓家屬半
載徬徬晚間獨宿燈下見物黑而毛懼其書篋募手劔
逐之無所得次晚月下如廁有女子冉再來慕疑主人
婢妾潛不敢起女竟不去而冷風凄然慕始驚懼投以
瓦了不復見慕踉蹌歸至晝齋則女子在狀矣軍粧持
刀容貌甚麗呼之不應驅之不去召他人觀之皆不能

見慕逐病嚙語曰我明朝王將軍妾也久不得祭故遣
見輩取食汝以劔賜之我親來謝過汝又蹲廁辱我我
故來索命同寓賓各俱爲哀祈女曰能以衣服車馬送
我歸故鄉姑貸汝衆如其言慕蘇醒食粥未半晒女又
復來曰吾爲汝輩所給衣服領袖並未裁縫吾何以爲
衣耶可速選縫人善治之衆客愈駭視所陳之衣果未
開摺也整治再拜慕竟病除三年慕登進士選河南汲
縣知縣路過開封宿客店店之西徧扃室甚固慕疑之
窺窗隙見朱棺一口橫于中堂凝塵數寸棺之前和題
曰王將軍亡妾張氏慕大驚且悔心鬱鬱不樂溘莫女

果至枉束如前曰昔妾逼君妾之罪也今君窺妾妾之
緣也妾在此數十年非取人見代不能自拔于幽冥故
今夜來伴君慕大懼連夜呼騶人城告開封同寅將求
道上驅之開封守令留飲達旦翌早與共至店中一書
僮白縊于牀守令忽剖其棺口裝束鮮濃儼而不腐焚
之竟無他怪

仙鳴扛車

方綺亭明府作令江西其同僚郭姓者四川人言少時
曾上峨嵋山意欲棄世學道見老翁長髯秀貌戴羽巾
飄飄然導之前行至一處宮殿魏魏似王者居翁指示

曰汝欲學道非王命不可王外出未歸汝少待俄而仙樂嘹嘈異香觸鼻兩仙鶴扛水精車車中坐王者狀如世上所畫香孩兒紅衣文葆潔白如玉口嬉嬉微笑長不滿尺許諸神俯伏迎入宮老翁奏曰有真心學道人郭某求見王命傳入注視良久曰非仙才速送回人間老翁掖郭下郭問曰王何以年少老翁笑曰爲仙爲聖爲佛及其成功皆嬰兒也汝不聞孔子亦孺童菩薩孟子子云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乎吾王已五萬歲矣郭無奈何仍自山下歸家猶記其殿門外朱書一對云胎生卯生濕生化生生生不已天道地道人道鬼道道道

無窮

紅花洞

溧水知縣曹江初官蜀時夏日晝寢見一隸牽馬來邀與俱行約二十餘里復有一人乘駿馬約束如軍官持令箭呼云奉上帝命煩君點放洞犯幸勿辭勞曹愕然莫知其故再行二三里至深山有穴榜曰紅花洞石門一雙封鑰甚固洞口胥吏七八人具公案文冊跪迎道左軍官以令箭付曹囑云照冊點放言畢乘馬去曹登座一吏稟請啟洞向洞大呼開門者三有陰氣隨呼而出冷逼毛髮須臾女鬼數千蓬首垢面紛然雜至哀

號困苦之聲不可言狀吏按冊唱名開鎖具驅向南行
諸鬼逡巡若不得已而往者最後三女鬼向曹哀求免
放曹辭以奉帝命不能爲力三鬼憤惋罵曰二十年後
會當相報放既畢軍宮復來囑隸云曹公勞矣須好送
還家隸卒仍以馬送至中途經大河馬渡水忽失前足
而墮驚豚見家人環哭方知已死一日心秘其事不敢
言于人後二十年長男婦病產卒未期年次媳當產亦
病忽作囈語呼姑至前曰紅花洞事發矣我房舍已定
當與李氏爲鄰笑指其小叔曰繼我者當在此君可恨
翁當時令箭在手樂得作人情何故不肯平言畢張目

大呼血流破面腹潰腸出死姑與小叔奔告于曹曹大
駭目憶此夢實未嘗語人不知乃媳何從知也殮後寄
其柩于古寺寺中舊有朱棺一口詢之果爲某家妻季
氏棺也曹後第三子娶婦亦以產卒三婦年歲雖各有
大小計其始生皆與夢時相上下後側室生兒皆無恙

大毛人攢女

西北婦女小便多不用溺器陝西咸寧縣鄉間有趙氏
婦年二十餘潔白有姿盛夏月夜裸而野溺久不返其
夫聞牆瓦颯拉聲疑而出視見婦亦身爬據牆上兩膝
在牆外兩手懸牆內急前持之婦不能聲啟其口出泥

數塊始能言曰我出戶溺方解褲見牆外有一大毛人
目光閃閃以手招我我急走毛人自牆外伸巨手提我
鬚至牆頭以泥塞我口將拖出牆我兩手據牆掙住今
力竭矣幸速相救趙探頭外視果有大毛人似猴非猴
蹲牆下雙手持婦脚不放趙抱婦身與之奪力不勝乃
大呼村鄰鄰遠無應者急入室取刀擬斷毛人手救婦
刀至而婦已被毛人拉出牆矣趙開戶追之眾鄰齊至
毛人挾婦去走如風婦呼救聲尤慘迫二十餘里卒不
能及明早隨巨跡而往見婦死大樹間四肢皆巨藤穿
縛唇吻有巨齒嚙痕陰處潰裂骨皆見血裏白精潰地

斗餘昏村大痛鳴于官官亦淚下厚爲殮殮召獵戶檢
毛人卒不得

疾生不歸

會稽縣東四十里地名長瀆有疾生者年十八美丰儀
讀書家中忽失所在越三日歸自言某日坐書室見美
婦人降自屋上招與偕行隨至大第中陳設華美往來
者無一男子室內更有一美倚窗斜睇具酒食共飲飲
畢兩美迭送爲歡卽以姓名俱笑不答但云此間樂我
二人惟郎是從郎但安居可也居數日我偶動鄉思一
女曰郎思家矣當送歸無苦郎心遂送至里門我才得

歸自此神思恍惚當午家人爲具膳則云此味惡不似
彼食美也當夕爲拭牀帳則云此物惡不似彼物華也
未幾又失去數日復歸所言如前但顏色漸焦舉體有
腥氣家人延僧道醮祝都無所濟俄而數月不返生有
弟某行經白塔見山洞口有遺帶認係兄物持歸率人
秉火入洞見兄裸臥淤泥間作行房狀扶至家灌以藥
卽甦張目怒曰我雲雨未畢臥錦衾中何奪我至此于
是親族皆來守護以鐵索錮之厭以符籙生稍知懼不
敢寐夜間衆方環坐忽聞響聲琅然有光若電繞室數
匝先生所在鐵索斬然中斷門窗仍閉竟不知何自出

也次晨再尋白塔山洞茫然無得矣于是遠近傳播洞
中有妖聚觀者日以千計縣令李公懼生事親來搜看
亦無所得乃以石封洞門觀者止而生竟不歸

狐仙冒充觀音三年

杭州周生從張天師過保定旅店見美婦人跪階下若
有所祈生問天師天師曰此狐也向我求人間香火耳
生曰盡許之天師曰彼修煉有年頗得靈氣若與香火
恐恣威福爲人間崇生愛其美代爲祈請天師曰難却
君情但令受香火三年毋得過期可也命法官批黃紙
村之去三年後生下第出都過蘇州聞上方山某菴觀

音極著靈異將往禱焉至山下同禱者教以步行曰此
山觀音甚靈凡肩輿上山者中道必仆生不信肩輿上
山未數十武扛果折生墜地幸無所傷遂下輿步行入
廟見香燭極盛所謂觀音者坐錦帳中勿許人見生問
僧僧曰塑像太美悲見者輒生邪念故也生必欲啟視
果極妖冶不類他處觀音諦視之頗似曾相識者良久
恍然是旅店中婦人生大怒指而數之曰汝昔求我說
情故得此香火汝乃不感我恩而壞我輿何太忍良心
也且夫師只許汝受香火三年今已過期戀此不去豈
竟忘前約乎語未畢像忽撲地碎僧大駭亦無可柰何

侯生去爲之糾金重契而靈寶從此寂然

陳姓父幼子壯

揚州陳山農世業驥馬行年五十餘病臥見少年騎馬自外入掌其頸遂昏迷被少年提至馬上疾馳出門陳號呼莫有救者至郊外少年擲之于地曰速來吾先行候汝復以掌擊其股乃馳去陳心遲疑而兩足不覺前進其行如飛亦不甚倦惟所穿履覺易敗則道旁有織履者爲易之易畢卽行了不通問問亦不答腹餓甚見市中殺饌試取食之亦無禁約行三晝夜見道旁去思碑題名知已入陝西咸陽城矣及郭門少年在焉叱

白來何遲累人三日痛楚卽尋入城止一家門外少年
入復出曳其裙至戶內見婦入輾轉牀上若甚痛迫者
少年挈其領足投婦人身陳昏昏若入深巖中腥穢滿
鼻目不見天光心竅甚逾時見小隙微明併力踴躍豁
然而墮聞耳邊多作贊聲曰得一佳兒陳更駭異亟欲
言而口已噤因大呼男婦滿前都無所聞徐自審其聲
若甚小者更睜視其耳目四肢無不小矣悟曰吾其投
胎復生乎乃張目四顧有老嫗曰是兒目光熠熠豈妖
耶再視當殺之隙懼卽瞑其目自是沉沉若愚胸中一
切哀愁憤惋之心叫呼啼哭旁人便抱乳之全不解其

意漸久習慣亦不復作前世想矣至六歲稍稍能言其父行賈江南歸以絹給其母曰此物不易得在江南值數十金母珍之置枕函間陳偶取玩視母以父言禁之陳笑曰父妄耳此濮院紬不數金可得父大驚固問之陳垂涕具道所以且曰吾來時生兒方十數歲今當成人名某家住某里父至江南可訪也父領之明年至揚州果得其子語以故子亦以貿易故欣然偕來相見之下畧不相識子鬢鬢有鬚而父猶孩也道家事如平生且言某某欠債未還某處有積金三百存爲汝婚宜歸取之言訖歛歎子不勝悲歸訪之其言皆驗後十餘年

陳年壯繼父業來江南訪其故居前生子已死家事凋落嗒然老妻撫孤孫獨存陳不勝感慨留三百金爲前生妻治後事具杯酒澆其前世墓而去

吳生手狀

乾隆二十四年五月豐縣宰盧世昌修邑誌聘蘇州吳生爲臚錄與同事者同住一樓忽具衣冠揖同事友曰吾死矣以後事累公友問故吳愀然云我初赴豐時至沛縣道上遇一婦人求與其載我以車小不許婦隨車行二十里心竊訝之問輿夫皆不見始知爲鬼晚投旅店人靜後歸來坐榻上語我曰君與我年俱廿九合爲

夫婦我大駭以枕投之墮響而及自此不復見形時聞
耳邊嚙嚙作語求作夫婦呼我爲烏字人噪聒不已問
如何酬汝汝方去曰與我錢一百置樓板上我卽去如
其言旣而錢仍在婦來纏擾如初柰何柰何友人咸相
解慰令二僮守之越數日樓上大呼衆奔上樓吳倒地
腹右刀戳一洞腸半潰出喉下食頰已斷扶起之絕無
痛楚盧公往視吳手招之近前作一冤字盧曰是何冤
曰歡喜冤家也今早婦人來逼我死以便作夫妻我問
作何死法婦指案上刀曰此物佳余取刺右脰痛不可
忍婦人亟以手按摩之曰此無濟也所摩處遂不覺痛

我問然則如何婦人白摩其頸作芻勢曰如此方可我復以刀斷左喉婦人跌足嘆曰此亦無濟徒多痛苦耳又以手按摩之亦不覺痛指右喉下曰此處佳余曰我手軟矣無能爲也卿來刺之婦遂披髮搖首持刀直前而樓下諸公已走上矣彼聞人來擲刀奔去盧公詫異爲延醫納其腸吳始不能飲食用藥敷治亦遂平復婦人不復再至果生至今尙存

狐祖師

鹽城村戴家有女爲妖所惑厭以符咒終莫能止訴于村北聖帝祠怪遂絕已而有金甯神托夢于其家曰吾

聖帝某部下鄰將軍也前日汝家妖是狐精吾已斬之
其黨約明日來報仇爾等于廟中擊金鼓助我翌日戴
家集鄰衆往聞空中甲馬聲乃奮擊金鈺鐃鼓果有黑
氣墜于庭村前後落狐狸頭甚夥越數日其家又夢鄰
將軍來曰我以滅狐太多獲罪于狐祖師狐祖師訴于
大帝某日大帝來廟按其事諸父老盡爲我求之衆如
期往伏于廊下至夜半仙樂嘹嘈有冕服乘輦者冉冉
來侍衛甚衆後隨一道人龍眉皓齒兩金字牌署曰狐
祖師聖帝迎謁甚恭狐祖師曰小狐擾世罪當死但部
將殲我族類太酷罪不再這聖帝唯唯村人自廊下出

跪而請命有周秀才者罵曰老狐狸鬚白如此縱子孫
淫人婦女反來向聖帝說情何物狐祖師罪當萬斬祖
師笑不怒從容問人間和姦何罪周曰杖也祖師曰可
知姦非死罪矣我子孫以非類姦人罪當加等要不過
充軍流配耳何致被斬况鄒將軍斬我一子并斬我子
孫數十何耶周末及答聞廟內傳呼云大帝有命鄒將
軍嫉惡太嚴殺戮太重念其事屬因公爲民除害可罰
俸一年調管海州地方村人歡呼合掌向空念佛而去
紂之值殿將軍

天台僧智果好遊山行迷路至大石洞坐一道者羅衣

薛襄僧跪而請曰某幸遇仙人願受教道者曰予人也
非仙也子來胡爲僧曰某入山已數日腹枵甚敢有雲
漿之請道者曰子姑待吾往後山覓之去有頃攜一物
來狀輪囷而色鮮白道者破之自吸其漿以其餘授僧
曰此千年茯苓也因令僧坐問岳飛將軍安否秦檜死
否僧曰此宋朝事也今易代數百年爲 大清矣因告
以宋史所載岳事顛末道者慘然曰岳將軍終不免乎
遂大哭曰吾姓周名通岳將軍麾下小將也當秦檜以
金牌召岳時我知有難遂逃于此食靈草得不死我師
教勿出洞出洞卽死汝宜速出遲恐無及僧懼拜辭而

行路甚紆曲備歷險阻忽望屋上坐一巨人長丈餘遍體綠毛如翠錦駭而奔還告道者道者曰此子師商高紂王之值殿將軍也爲飛廉惡來所譖避居此山性好食野獸故其狀異人異子往拜祈兼可問商代事僧故蠢野無所記憶見巨人禮拜畢便問紂寵妲己事巨人曰汝悞矣妲己者商宮女官之稱已戊者女官之行次女官非止一人也汝所問何如僧不能答又問文王受命事曰吾不知文王爲何人或是西方諸侯姬昌耶其人專紂甚恭並無稱王之事因問汝所問者何人告汝曰書上云云巨人問何物爲書僧手作書狀示之巨人笑

曰我當時尙無此物言畢以一臂撐偈行如飛置之平
地拱手而別已在天台郊外矣

瘧鬼

上元令陳齊東少時與張某寓太平府關帝廟中張病
瘧陳與同房因午倦對臥牀上見戶外一童子面白首
衣帽鞋襪皆深青色探頭視張陳初意爲廟中人不之
問俄而張瘧作童子去張瘧亦止又一日寢忽聞張狂
叫痰如涌泉陳驚寤見童子立張榻前舞手蹈足歡笑
顧盼若甚得意者陳知爲瘧鬼直前撲之着手冷不可
耐童走出颯颯有聲追至中庭而沒張疾愈而陳手有

黑氣如烟熏迨數日始除

誤學武松

杭州馬觀瀾家每四時必祭其門予問古禮門爲五祀之一今此禮久不行君家獨行之何也馬曰余家奴陳公祚好酒每晚必醉敲門歸一日聞戶外喧噪聲往視之奴仆地曰奴歸見門外一男一婦俱無頭頭持在手婦呼曰吾汝嫂也吾往屬實吾夫殺我可也汝爲小叔不當殺我夫殺我時心軟手際斲不下汝奪刀代殺此事豈汝所宜與耶吾每來相尋爲汝主人家門神呵禁今故伺汝于門外因大罵唾奴面其男鬼擲頭撞奴奴

倒地聞人聲一鬼續散馬氏家家人扶至牀自言少年
曾有此事當時着小說寫武松之爲人不意遭此窺孽
或告之曰小說都無實事何得妄學且武松殺嫂爲嫂
殺兄故也若尋常犯姦王法只杖決耳汝何得代兄殺
嫂言未終奴張目作女聲曰公道自在人心何如何如
而言者三叩頭而死馬氏以鬼言故祭前神甚敬世其
家

字星女身

山東有施道士者善祈晴雨乾隆十二年東省大旱
電準泰祈雨不得銷道士而逼之道士曰雨非不可

也但須某日彗星下降公捐錦被一條白金百兩某捐
陽壽十年方可得雨撫軍如其言至期道士登壇呼一
童子近前令其伸手畫三符于掌中囑曰至某處田中
見白衣婦人便擲此符彼必追汝汝以次符擲之彼再
追汝以第三符擲之速歸上壇避匿可也童子往果見
白衣婦如其言擲一符婦人怒棄裙追童童擲次符婦
人益怒解上衣露兩乳奔前童童擲三符忽霹靂一聲婦
人裝衣全解赤身狂追童童急趨至壇而婦人亦至道人
敲令牌喝曰雨雨雨婦人仰臥壇下雲氣自其陰中出
彌漫蔽大雨五日不止道士覆以錦被婦慚蘇大志耻

曰我某家婦何爲赤身臥此無軍備衣服今着這老嫗
送歸以百金酬其家事後問道士道士曰李皇女身而
性淫能爲雲雨居天上亦赤體惟朝北斗之期始着衣
裳是日下降田間吾以符攝入某婦之身使替代而來
又激怒之使雷雨齊下然用法太惡必遭陰譴矣不數
年道士暴亡

九夫墳

向容南門外有九夫墳相傳昔有婦人甚美夫死止一
幼子家貧甚厚乃招一夫生一子夫又死卽葬于前夫
之側而又贅一夫復死如前凡嫁九夫生九子環列九

墳婦人死葬于九墳之中每日落時其地卽起陰風夜有呼嘯爭鬪之聲若相媚而奪此婦者行路不敢過鄰村爲之不安相率訴于邑令趙天爵隨至其地徘徊呼身隸于各墳頭持大杖重責三十自此寂然

土地奶奶浴詐

虎踞關名醫徐微儒與余交好其子婦吳氏孝廉謹鎮者之妹也乾隆丙申六月吳氏夜夢街坊總甲李某持薄化緣口稱虎踞關將有火災糾費演戲以贖之簿上姓名皆里中相識者正徘徊間有老婦人黃衫絳裙從門外人謂吳曰今年此處火災是九月初三日君家首

被其禍數不可逃須燒紙錢買牲牢贖願庶不致燒傷
人命吳氏夢醒方悟總甲李某久已物故乃往各鄰家
告以故并問此間可有衣黃衫婦人否皆曰無之吳有
戒心往禱土地廟見所塑土地奶奶宛然夢中所見驚
懼異常諸鄰聞之亦大駭彼此演戲祭禱費數百金將
至九月涂氏一門衣箱器具盡搬移戚里家自初一日
起不復舉炊矣至期四鄰寂然並無焚如之患涂氏至
令安好